

论式话语分析：理论与方法^①

李媛 章吟 浙江大学

摘要：近20年来主要在德语地区发展并逐渐得到广泛应用的论式话语分析（Toposanalyse），研究特定社会群体在一定时期对于某一话语主题的论证，归纳论证模式，以探究其中隐含的社会集体知识和思维模式及其变迁。不同于国内外话语研究界普遍应用的批评话语分析（CDA），它是一种语言学话语分析方法，主要批判接受了福柯的话语观，借鉴了哈贝马斯的话语思想，传承了由Busse, Teubert与Hermanns共同奠定的历史语义学中的话语理论，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与分析方法。本文在阐释“论式（Topos/Topoi）”的概念与特征的基础上，解析论式话语分析的理论根基和分析方法，并通过论式话语分析代表学者的典型案例详述其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

关键词：论式；论式话语分析；思维模式；集体知识；话语研究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82 (2018)01-0042-09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8.01.006

1 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关注以语言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交往活动，分析语言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旨在解释和揭示语篇所带有或引起的社会权力不平等或权力滥用，这是话语分析取得的可喜进步。其理论与方法在国内外各学科的话语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遭到不少质疑和批判。主要问题是：一，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过于多样繁杂，基于不同的理论思想，可以分为多种派别，分析模式各异，主要有以Fairclough为代表的社会符号学分析法、Wodak以社会语言学和民族志研究为研究背景的话语历史分析法以及van Dijk以宏观语言结构的社会认知为研究背景的社会认知分析法（Hart, 2010: 14; 赵芃, 2017: 2）。对于研究者来说，如何选择合适的理论和方法，是一道棘手的难题。二，作为一项质性研究方法，批评话语分析选取的语篇数量有限，分析结果的可验证性受限。不过，近年来，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的辅助下，这一问

题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Mautner, 2012: 88-89）。三，运用该方法进行的研究具有片面性，研究结果存在偏见，表现为三个方面：研究过多着眼于个别语篇，容易造成研究结果的片面性（转引自Breeze, 2011: 506）；研究者通常具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立场，将改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视为己任（Widdowson, 1995: 167），他们时常先预设某种权力关系的存在，再寻找支撑的文本语料及话语中的语言现象，这使得分析结果受到研究者主观偏见的影响（转引自Niehr, 2014: 135）；此外，研究存在时间偏见，过多关注当前话语和社会问题，缺乏对话语的历史批评研究，忽视言语使用者与环境（包括历史）的互动变化关系（刘立华, 2008: 107; 辛斌、高小丽, 2013: 4; 施旭, 2017: 48）。

相比之下，近20年来，主要在德语地区发展起来并逐渐得到广泛应用的论式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进行了批判和继承，从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都很大程度地避免了上述问题的产生。它不以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意识

作者简介：李媛，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德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跨文化研究、德国区域研究，E-mail: liyuan_hz@msn.com。章吟，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德语语言与话语研究。

形态为预设目标,不以解构社会现实为主旨,而是围绕特定话语主题框架下的论证,分析话语主体提出的论据及其遵循的逻辑结构,发掘隐含在论证过程中作为预设前提的公理与常理。研究通常以大型语料库为基础,考察较长历史时期内针对有争议的政治社会论题产生的公共话语,分析其中映射出的社会集体知识和思维模式以及它们的变迁与发展,重构社会现实,试图揭示价值观念历史性变化的动因,从而加深对社会的认识与理解,更好地解决社会文化等问题,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无论是论式话语分析的研究视角与框架,还是它对了解社会群体、解决社会问题、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对当下以批评话语分析为主流理论和方法的话语研究都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国内学术界对该方法的研究非常欠缺。李彬(2014)在介绍德语话语语言学的源起与发展时曾提到Topos及其研究方法在话语研究中的应用。赵芃(2015; 2017)以历时性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探究《人民日报》关于学雷锋活动的社论和评论中的论辩策略,通过分析语料中的论题(Topoi)与惯用语句(Topos)^②,解读文本语言逻辑形式,探究“学雷锋活动”话语实践的意义变迁。然而,两位对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都未做系统阐述。后者虽然围绕它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未明确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本文将分别从概念、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分析步骤三个方面对该方法进行详细阐释。

2 论式及论式话语分析

国内对于这一概念及其方法的研究集中于法哲学领域,其汉译也主要出自该学科领域。目前,Topos的汉译主要有“论题”(舒国滢, 2013)、“类观点”(焦宝乾, 2010)以及“论式”(武宏志、张海燕, 2011)。赵芃在其论辩策略研究中也引入了这一概念,但并未给出统一、明确的汉译(赵芃, 2015: 42)。李彬(2014)则在文中保留外文原词。本文将依据Topos的词源以及它在话语分析中的定义与功能,尝试建议其汉语译法。

2.1 Topos的概念与特征

Topos隐含在语言表达中,是话语知识的组成部分(Wengeler, 2007: 165)。追根溯源,Topos来源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理论中的Topik概念,用于表达演讲者说服听众的论辩方式。它主要体现在作为修辞论证技术之一的“恩梯墨玛(enthymēma)”中。恩梯墨玛是由论点(Konklusion)、论据(Argument)和论证规则(Schlussregel)^③三要素组成的立论过程(Argumentationsverfahren),被亚里士多德命名为“修辞学三段论(rhetorische Syllogismen)”。它区别于科学三段论,并非严格遵循逻辑,目的不在于求真,而是一种大约合乎(日常)逻辑的推断过程,旨在得出大概率发生的、可信合理的结论(Wengeler, 2003a: 178)。论证规则将论据与论点相联系,为从论据推出论点的过程提供依据和理由(Wrana et al., 2014: 417)。由于亚里士多德未对Topos这一术语给予明确的解释,因此,对其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促使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致力于诠释其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将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研究。迄今为止,对Topos的应用范围已经由最初的说服、论辩逐渐扩展到增强沟通、促进理解,相关研究领域也逐渐多样化,由最初的政治演说拓宽至文学、法学、语言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

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分析学前编:论证法之分析》中,译者将其论证法思想中的核心概念译为“论式”。根据它的词源与含义及其在论证说理中具备的功能,本文认为将其译作“论式”比较合适,表达论证说理过程中采用的论理模式。这也与大部分学者(Eggler, 2006; Wengeler, 2003a; Reisigl, 2007; Wrana et al., 2014)在话语研究中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与阐释一致。他们多用“论证模式(Argumentationsmuster)”解释Topos或将其与Topos同义使用。

论式是结合论据以证明论点正确合理所遵循的逻辑推理形式。其中隐含了两部分内容:其一,论证逻辑,这折射出话语陈述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其二,作为预设前提的论据往往是公理或常理,或是被普遍认可的观点。无论是论点还是论据,都与其论证内容

直接相关。但论式并不局限于具体的论证内容，因而研究者可以将不同论点类型化，以便更好地理解 and 掌握特定话语主题领域的相关论点和固有思维模式。论证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类型化和抽象化，使得话语具有结构（转引自Wengeler, 2015: 58）。论式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Wengeler, 2003a; Eggler, 2006; Schwarze, 2010; Wehrstein, 2013）。“一般论式（allgemeine Topoi）”或“脱离语境论式（kontextabstrakte Topoi）”，是论证所遵循的抽象结构规则，具有普遍效力，因此能够用于所有类型的演说以及所有学科领域。这类论式种类有限，具体包括少数服从多数论式（Topos des Mehr oder Minder）、权威论式（Topos aus der Autorität）、因果关系论式（Topos aus Grund und Folge）等。另一类是“特殊论式（besondere Topoi）”，亦作“语境关联论式（kontextspezifische Topoi）”。这类论式与语境相关联，种类不计其数，通常依循由因及果的逻辑结构。

Bornscheuer总结出所有论式共同具备的四类结构特征：惯常性（Habitualität）、潜在性（Potenzialität）、目的性（Intentionalität）和象征性（Symbolizität）（Wengeler, 2015: 48）。惯常性是指论证规则通常与社会集体的思维习惯与思想传统相符，并且在集体中广泛传播。潜在性体现了论式的抽象特点：同一种思维模式和论证规则既可以用于表示赞同的态度，也可以表达反对的立场。目的性和象征性这两类则不言而喻：前者指说话人出于自己的利益和意图组织言语行为，后者表明论式通过语言和象征手段实现论证（Wengeler, 2007: 167-168）。

上述四种特征表明，论式受特定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共有的思维方式与知识体系的影响，往往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灵活性。特定主题话语框架下，存续持久的特殊论式通常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能够反映社会中与该主题相关的主流价值观。论式对人类行为及思维方式与认知模式的影响与指导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种隐性的参与构建现实的方式。通过分析话语中的论式，研究者能够深入了解特定时期内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与认知水平。因此，以论式作为话语史与思

想史研究的切入点，具有可行性和重要研究意义（Wengeler, 2003a: 186）。下文将详细阐述论式的分析方法，并进一步说明该方法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

2.2 论式话语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语言学界话语研究的“学科本位”意识逐渐凸显，语言学话语分析的地位日渐显著（见李彬, 2014: 17-19）。作为一种语言学话语分析方法，论式话语分析以话语史与思想史为导向，通常分析较长时间段内、针对同一主题（例如移民话语）的讨论或辩论，关注各个论点依循的事实关系（Wengeler, 2007: 169）。在特定公共话语框架下，集体知识通常会以言语表达的形式传达出来，作为背景知识隐含在文本中，论式话语分析能够为人们掌握这些知识提供线索（Wengeler, 2007: 165）。因此，Wengeler（2013b: 152）将论式话语分析视为一种“知识分析（Wissensanalyse）”，旨在探寻话语中表现为客观知识结构的思维方式与主体间的共享知识（Wengeler, 2003b: 59）。作为一种研究社会知识语义深层结构的方法，论式话语分析必须与社会认知水平、文化语境以及共有的知识体系相结合。

由于一般论式不受制于语境，可以应用于任何主题话语，因此分析一般论式无法使研究者了解与特定主题相关的论证说理模式与思维方式。只有着眼于与语境相关联的特殊论式，才能探究特定主题话语框架下社会思想以及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变迁（Wengeler, 2007: 169）。为此，论式话语分析通常用于研究特殊论式。

论式话语分析已成为以跨文本研究为导向的语言学领域中的主要研究方法（Spitzmüller & Warnke, 2011: 191）。研究者通常结合量化统计与质性阐释。针对各类政治、文化与社会问题，出现在公共话语中的论式不尽相同。为了确保分析结果客观可靠，应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语料，构建规模较大的语料库（见Hamp, 2017: 129）。对论式的量化分析使得大型语料库中的话语论证分析成为可能：一方面，通过归纳同一主题话语中的各类论式，观察它们出现的情况，研究者能够了解特定话语框架下

占主导地位的论式及思维模式。其中反映出的社会价值观念与认知基础,是论式话语分析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比较同一论式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立场中的使用情况,掌握其在较长时期内的变化趋势,可以促进人们了解一定历史时期内思维模式及认知体系的变迁与发展。同时,结合社会、政治与文化语境,阐释每一种论式的深层含义,揭示其中的社会价值观念与认知基础,是论式话语分析的核心内容。本文将在第四部分详细说明分析步骤,并通过具体的研究案例进一步阐释该方法的实际应用。

3 论式话语分析对话语理论传统的批判与传承

语言学话语分析着重考察语言现象,强调语言在社会现实和知识建构中的作用,主要接受和发展了福柯的话语思想,探讨了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认识(Freitag, 2013: 50)。此外,德语地区语言学话语分析还深受哈贝马斯话语理论的影响(Niehr, 2004: 18)。作为语言学话语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论式话语分析除了对上述两种话语理论传统进行批判和继承以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由Busse, Teubert和Hermanns共同奠定的历史语义学中的话语思想,进而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与分析方法。

3.1 福柯“话语”观与论式话语分析

福柯的话语理论思想对德语地区话语分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对话语分析理论的贡献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前后期分别采用“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这两种基本模式(谢立中, 2009: 236)。论式话语分析主要传承了福柯“知识考古学”中的话语思想,对福柯后期对权力和知识/话语之间关系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福柯认为,每一种“话语”都具有特定的实践功能。“话语实践”通过“话语对象、陈述、概念和策略等可供分析的‘关系网络’在动态运行中反映出来”,并形成“知识”。“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黄兴涛, 2007: 150)他将“话语(实践)分析”称作“知识考古学”,一种“对‘话语’(的构成和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的研究方法”(谢立中, 2009: 239),

并指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人们会依循一定规则建构话语和知识(Landwehr, 2006: 111)。概言之,话语和知识建构具备历史性、规范性和集体性特征。这三种主要特征与论式话语分析对话语的理解不谋而合:话语中的论证以常理或公理为事实依据,并遵循一定规则,即论式。特定历史时期的论式受到当时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反映社会普遍的思维模式与知识体系。论式话语分析就是将话语(以公共话语为主)置于历史语境下,通过研究特定历史时期在某一主题话语中重复出现的论式,了解该话题框架下社会群体共有的、广泛传播的知识。另外,对不同历史阶段话语中论式的使用情况进行对比研究,也与知识考古学的话语演变观一致。

但是,福柯后期聚焦话语秩序以及权力对知识/话语的生产性、建构性关系,强调权力对于知识/话语的优先地位和支配作用,并否定了自己早期提出的话语自主性原则(谢立中, 2009: 264-268)。德语语言学话语分析各个学派(包括论式话语分析)都对此提出了质疑与批判,话语分析因此回归语言学的基本路径,形成“弱化批评、强化论证”的方法论(李彬, 2014: 18-19)。此外,与福柯后期忽视话语陈述主体的能动性不同,论式话语分析明确指出论式的目的性特征。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还需考虑话语陈述主体自身对于话语及知识的建构作用。

3.2 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与论式话语分析

在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哈贝马斯和福柯分别融合了德国和法国的传统,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福柯试图打破以往知识研究中的人类学认同模式和主体身份,将话语作为一个独立的差异系统,而哈贝马斯则注重言语的行动特征,将生活世界、生成性与行动相结合(赵万里、穆滢潭, 2012: 63)。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交往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或是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正确的事物,在话语^④中都会被质疑,被当作有问题的事物来对待,并且人人都可以参与讨论(埃德加, 2008: 47)。因此,对于哈贝马斯而言,话语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种对存在问题的信念提出质疑的、可进行合理论证的方式(埃德加, 2008: 49)。

哈贝马斯认为,主体间交往所达成的“非强制的共识”分为两种: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的

共识与通过理性论证达成的共识（韩红，2005：110）。通过论式话语分析，人们可以同时了解这两种隐含在话语中的共识：一方面，研究话语的理性论证以及通过论证得到的合理结论；另一方面，探究论式中隐含的社会集体的思维习惯与思想传统。

交往理性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重建理想语境下主体间自由交往和相互理解的前提条件。因此，应当确立一种话语论证程序来确保交往规范并有效（韩红，2005：111）。哈贝马斯将暗含在被社会的合格成员预先设定的交往规则之中的规范性理论称为“话语伦理学（discourse ethics）”（埃德加，2008：49）。长久以来，人们研究政治辩论都会结合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以批判性和规范性的话语概念为理论基础，从论证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哈贝马斯十分重视政治公共领域的现实问题，并试图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即可以被概括为所有相关者参与的、对话式的、理性的论证过程（李彬，2014：18）。显然，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论式话语分析对话语研究的理解，使其聚焦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中具有争议的问题，关注相关话语的论证方式，并通过剖析其论证规则，深入了解社会对该问题普遍拥有的价值观念及思维模式。

3.3 历史语义学与论式话语分析

由海德堡/曼海姆学派的代表Busse 和Teubert于1994年正式创立的历史（话语）语义学（Historische Semantik）扎根于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研究，是一项关于“历史时期集体性思想意识史（Bewusstseinsgeschichte）”和“语言史作为精神史（Sprachgeschichte als Mentalitätsgeschichte）”的研究，对德语地区语言学话语分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Bluhm et al., 2000：8）。

论式话语分析在理论思想与方法论上都与历史语义学研究存在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将存在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本语篇视为了解过去集体知识的主要途径（Wengeler, 2013a：57）。论式话语分析继承了历史语义学研究“描写性分析（deskriptiv-analytisch）”的传统（Bluhm et al., 2000：8），相较于批判话语分析，论式话语分析更注重描写语言形式特征。但它也是阐释性的（interpretativ），解读文本可能或实际产生的意义，试图在文本形式

特征、意义阐释与组织机构之间建立联系。

此外，论式话语分析被视作历史语义学在方法论上的应用（Kalwa, 2013：36）。Busse和Teubert将“话语”定义为“虚拟语料库（virtuelles Korpus）”。这里的“语料库”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概念不同，它由围绕特定主题、语义层面存在互文关系的语篇组成。一定历史时期内，针对某一主题的所有口头和书面语篇的集合构成“假设语料库（imaginäres Korpus）”，其中存留下来并始终存在的、被提取研究的所有语篇构成了虚拟语料库（Bluhm et al., 2000：8-9）。论式话语分析借鉴了历史语义学对话语的理解，研究通常围绕某一时期备受关注的议题，选取较长时间段内与该主题相关的大量语篇作为分析语料，考察话语意义的历史性变化。

Busse和Teubert强调论证分析对于探寻社会集体知识的重要意义（李彬，2013：57）。虽然论式话语分析是话语语言学中一种以话语史为目标的研究方法，并在较大程度上传承了历史语义学的理论思想，但不同于历史语义学的传统方法，它并不局限于词汇分析和具体概念的语义变迁分析，而是以论证理论为基础，探究话语论证的结构和模式，发掘隐含在话语中的社会群体共有知识，揭示社会主流思想与价值观念。

4 论式话语分析的方法与应用

4.1 研究方法

论式话语分析探究话语的论证过程及论证模式。研究者既可以分析特定时期具体一种论式在不同话语中的使用情况，也可以探析较长时期内围绕同一话语主题的各类论式。相较于前者，后者更具可操作性和研究价值，它能够使人们深入了解社会群体对于某一颇有争议话题的主流思想观念和认知模式。因此，相关实证研究多以同一主题框架下的公共话语为研究对象。

如前文所述，论式话语分析通常结合量化统计与质性阐释。研究者以特定历史时期内媒介报道、公共辩论或是其他语篇作为语料，构建语料库，详细阐释语篇中论式的定义、逻辑结构以及作用，对其进行归纳梳理和统计，并结合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进行分析。研究者构建语料库之后，可以依照如下步骤展开分析（见Hamp, 2017：132）：

(1) 归纳并罗列所有出现的论式, 给出明确定义, 并用实例进一步阐释;

(2) 将各个论式结合文本语料进行分析;

(3) 在分析过程中, 对已有的论式予以修正和补充;

(4) 在分析完语料库中的所有论式后, 对其进行删减与合并, 得到该主题话语相关的所有论式的最终列表;

(5) 统计并比较每种论式在各个时期出现的次数, 对比同一时期不同论式出现的情况;

(6) 结合政治、社会、文化、历史等语境, 从文本材料入手, 探究围绕这一主题话语的态度立场与价值观, 分析隐含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与认知体系。

(7) 借助量化与质性分析成果, 探究特定时期, 社会群体针对该主题共有的观念、认知与思维方式及其变化与发展。

4.2 论式话语分析的应用

作为论式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 Wengeler着眼于移民话语、经济危机话语等社会公共话语, 关注与话语语境相关的特殊论式, 试图揭示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1996年至2015年期间, 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 为人们展现了论式话语分析的具体应用, 并由此推动了核心概念——论式及其方法在话语研究中的应用和发展。他于2003年出版的学术专著《论式与话语》(*Topos und Diskurs*)系统详尽地阐释了论式话语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并以移民话语为例, 为研究者通过论式话语分析了解社会集体性知识和固有思维模式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范式。

2013年, Wengeler发表了《历史语义学——以经济危机为例》(*Historische Diskurssemantik. Das Beispiel Wirtschaftskrisen*), 旨在探究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 媒介话语对德国经济危机的建构。研究选取了德国五家主流媒体《图片报》(*Bild*)、《法兰克福汇报》(*FAZ*)、《南德意志报》(*SZ*)、《明镜周刊》(*Der SPIEGEL*)和《时代周报》(*Die ZEIT*) 1973年10月至2009年4月共约9 000篇经济危机相关文章, 构建语料库。根据不同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 作者划分了五个阶段, 囿于篇幅, 仅以《明镜周刊》两个特定时期(1982年与2003年)的报道为例, 进行对比分析。一方面, 作者归纳了两个时期共有的主要论式, 指出媒体

在构建经济危机话语时存在连续性。以“社会福利国家论式(*Sozialstaat-Topos*)”为例, 分别结合两个时期的文本及政治社会语境进行分析后, 作者发现, 媒体始终将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归咎于社保体系、税负与官僚作风产生的巨大开支(Wengeler, 2013: 48-49)。另一方面, 作者比较了两个时期的重要论式, 发现部分在1982年经济危机话语中起主导作用的论式, 例如“人口统计论式(*Demographie-Topos*)”, 并未出现在2003年的相关文章中, 人口数量的骤增仅在1982年被视作危机的主要原因。反之, 部分在2003年经济危机话语中极为重要的论式, 例如“国债论式(*Staatsverschuldungs-Topos*)”, 在1982年的报道中却几乎未被提及。对此, 作者又比较了2008至2009年的相关报道并发现, “高昂国债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常识性的社会知识, 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逐渐失去影响力。作者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语境, 认为德国公共话语对经济危机的构建也体现出人们在经济危机问题上的思想观念与认知水平的变化(Wengeler, 2013: 49-50)。

近年来, Reisigl (2007), Hart (2010)与Kalwa (2013)也用论式话语分析研究媒介话语, 分别围绕各国热点话题——奥地利建国千年之际的民族身份问题、英国移民问题与德国穆斯林问题展开。通过探究主流媒体对议题的认知与思维方式, 以小见大地了解社会集体性知识与共有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此外, Hamp (2017)用该方法分析公共学术辩论, Schwarze (2010)则将其与会话分析相结合, 研究日常对话。值得注意的是, Schwarze的研究不同于其他论式话语分析研究, 它不以公共话语为分析语料, 且未限定对话的主题内容, 因此没有以特殊论式为研究对象, 而是归纳并剖析了母女对话过程中常用的一般论式。这类研究在论式话语分析研究中较为少见。

5 结语

话语分析发展至今, 其研究领域日益广泛, 理论视角也日渐多样。目前, 我国话语研究仍以批评话语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但在分析过程中, 这种方法常以不同的国家、种族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显著的权力不均衡、地位不对等现象为预设前提, 这种预设本身就是一种

话语, 容易造成研究结果的主观偏差和片面性。此外, 考虑到当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一味地强调文化与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的差异及冲突, 批判国家、种族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公正与不平等, 不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同发展。相对而言, 论式话语分析更多的是对社会群体针对具体的政治、社会等问题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水平的一种客观描述, 能够促使人们加深对社会群体主流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认识和理解。它回归语言学理论, 以语篇中的论证为切入点, 从内容和形式上将其抽象化和类型化, 使得论式可以同时表达支持或反对的立场, 能够用于总结话语中出现的论证, 为该方法应用于大型语料库研究提供较大优势 (Niehr, 2004: 143)。同时, 论式话语分析并不局限于语言学, 其理论根基与分析方法还借鉴了哲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思想 (Hamp, 2017: 97)。再者, 国际政治局势朝夕巨变, 社会发展也尤为迅速, 人们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判断会随着社会政治语境以及不断更新的信息而发生转变。因此, 着眼于较长的历史阶段, 探究人们的思维习惯、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等的发展及变化,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论式话语分析对话语研究以及语言史和思想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然而, 作为一种新兴的话语分析方法, 论式话语分析在实证研究中仍存在问题。虽然论式通常包含便于研究者搜寻的元语言标志, 如“因此 (daraus folgt)”“……是必要的/真实的 (ist notwendig/wahr)”“所以 (daher)”等 (Tereick, 2016: 92), 但目前, 学界尚未提出一套可靠的、将各个论式类型化的标注体系, 因此无法结合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 利用计算机软件直接归纳和统计相关论式。在未来几年内, 研究者仍需手动编码, 用文本阐释的方式解构语篇中的论证 (转引自 Kreuz & Wengeler, 2014: 67-68), 这将导致大型语料库的实证研究难以操作。前文提及的大型语料库研究, 因其拥有庞大的研究团队才得以进行。随着该方法的发展, 这一问题或许能够得以解决。另外, 由于特殊论式与语境紧密关联, 不同话语主题相关语篇中包含的论式不尽相同。对于新的话语主题, 研究者需要自行定义部分论式, 导致分析结果, 缺乏可验证性。□

注释

- ① 本文系2017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德国媒体中国环境形象变迁研究”(项目编号: 17NDJC202YB)阶段研究成果。
- ② 作者在文中对同一概念的不同形式 (Topos 和 Topoi) 采用了不同汉译, 却未对两种汉译的来源及意义做解释。
- ③ Toulmin于1975年提出“论证规则”概念, 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理论中被称为Topik。
- ④ 此处“话语”指的是“交际过程 (kommunikativer Prozess)”, 并非话语研究中的话语概念。

参考文献

- [1] Angermüller, J. Heterogeneous knowledge trends in German discourse analysis against an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J]. In: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2011, 6(2): 121-136.
- [2] Bluhm, C., Deissler, D., Scharloth, J. & Stukenbrock, A. Linguistische Diskursanalyse: Überblick, Probleme, Perspektiven [J]. In: *Sprache und Literatur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2000, 86: 3-19.
- [3] Breeze, 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its critics [J]. In: *Pragmatics. Quarterly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IPrA)*, 2011, 21(4): 493-525.
- [4] Egger, M. *Argumentationsanalyse textlinguistisch. Argumentative Figuren für und wider den Golfkrieg von 1991*[M]. Tübingen: Niemeyer, 2006.
- [5] Freitag, B. *Die Grüne-Gentechnik-Debatte. Der Einfluss von Sprache auf die Herstellung von Wissen* [M].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3.
- [6] Hamp, A. *Der praktische Sinn in wissenschaftlichen Diskussionen. Toposanalyse einer soziologischen Theoriendebatte* [M].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7.
- [7] Hart, C.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gnitive Science. New Perspectives on Immigration Discourse*[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8] Kalwa, N. *Das Konzept „Islam“. Eine diskurslinguistische Untersuchung* [M].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13.
- [9] Kerchner, B. *Diskursanalyse in der Politikwissenschaft. Ein Forschungsüberblick*

- [A]. In: B. Kerchner & S. Schneider (eds.). *Foucault: Diskursanalyse der Politik. Eine Einführung* [C].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6: 33-67.
- [10] Kerchner, B. & Schneider, S., „Endlich Ordnung in der Werkzeugkiste“. Zum Potenzial der Foucaultschen Diskursanalyse für die Politikwissenschaft - Einleitung [A]. In: B. Kerchner & S. Schneider (eds.). *Foucault: Diskursanalyse der Politik. Eine Einführung* [C].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6: 9-30.
- [11] Kreuz, C. & Wengeler, M. Quantitative und qualitative Methoden der Diskurslinguistik am Beispiel der sprachlichen Konstruktion von Wirtschaftskrisen [J]. In: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Germanistenverbandes*, 2014, 61(2): 60-72.
- [12] Landwehr, A. Diskursgeschichte als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A]. In: B. Kerchner & S. Schneider (eds.). *Foucault: Diskursanalyse der Politik. Eine Einführung* [C].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6: 104-122.
- [13] Mautner, G. Die kritische Masse. Korpuslinguistik und kritische Diskursanalyse [A]. In: E. Felder, M. Müller & F. Vogel (eds.). *Korpuspragmatik: thematische Korpora als Basis diskurslinguistischer Analysen* [C].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12: 83-114.
- [14] Niehr, T. *Der Streit um Migratio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er Schweiz und Österreich. Eine vergleichende diskur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M].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2004.
- [15] Niehr, T. *Einführung in die Politolinguistik: Gegenstände und Methoden* [M]. Stuttgart: UTB GmbH, 2014.
- [16] Reisigl, M. *Nationale Rhetorik in Fest- und Gedenkreden. Eine diskursanalytische Studie zum „österreichischen Millennium“ in den Jahren 1946 und 1996* [M]. Tübingen: Stauffenburg, 2007.
- [17] Schwarze, C. *Formen und Funktionen von Topoi im Gespräch. Eine empirische Untersuchung am Schnittpunkt von Argumentationsforschung, Gesprächsanalyse und Sprechwissenschaft* [M]. Frankfurt a.M.: Lang, 2010.
- [18] Spitzmüller, J. & Warnke, I. *Diskurslinguistik. Eine Einführung in Theorien und Methoden der transtextuellen Sprachanalyse* [M].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11.
- [19] Tereick, J. *Klimawandel im Diskurs. Multimodale Diskursanalyse crossmedialer Korpora* [M].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16.
- [20] Warnke, I. H. Diskurslinguistik nach Foucault - Dimensionen einer Sprachwissenschaft jenseits textueller Grenzen [A]. In: I. H. Warnke (eds.). *Diskurslinguistik nach Foucault. Theorie und Gegenstände* [C]. Berlin: de Gruyter, 2007: 3-24.
- [21] Warnke, I. H. & Spitzmüller, J. (eds.). *Methoden der Diskurslinguistik.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Zugänge zur transtextuellen Ebene* [C]. Berlin: de Gruyter, 2008.
- [22] Wehrstein, D. *Deutsche und französische Presstexte zum Thema Islam: Die Wirkungsmacht implizierter Argumentationsmuster* [M].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13.
- [23] Wengeler, M. *Topos und Diskurs. Begründung einer argumentationsanalytischen Methode und ihre Anwendung auf den Migrationsdiskurs (1960–1985)* [M]. Tübingen: Niemeyer, 2003a.
- [24] Wengeler, M. Argumentationstopos als sprachwissenschaftlicher Gegenstand. Für eine Erweiterung linguistischer Methoden bei der Analyse öffentlicher Diskurse [A]. In: S. Geideck & W. A. Liebert (eds.). *Sinnformeln. Linguistische und soziologische Analysen von Leitbildern, Metaphern und anderen kollektiven Orientierungsmustern* [C]. Berlin & New York: de Gruyter, 2003b: 59-82.
- [25] Wengeler, M. Topos und Diskurs-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topologischen Analyse gesellschaftlicher Debatten [A]. In: I. H. Warnke (eds.). *Diskurslinguistik nach Foucault. Theorie und Gegenstände* [C]. Berlin: de Gruyter, 2007: 165-186.
- [26] Wengeler, M. Historische Diskurssemantik. Das Beispiel Wirtschaftskrisen [A]. In: S. K. Roth & C. Spiegel (eds.). *Angewandte Diskurslinguistik. Felder, Probleme, Perspektiven* [C]. Berlin: Akademie, 2013a: 43-60.
- [27] Wengeler, M. Argumentationsmuster und die Heterogenität gesellschaftlichen Wissens. Ein linguistischer Ansatz zur Analyse kollektiven Wissens am Beispiel des Migrationsdiskurses

- [A]. In: W. Viehöver, R. Keller & W. Schneider (eds.). *Diskurs-Wissen-Sprache. Interdisziplinäre Beiträge zum Verhältnis von Sprache und Wissen in der Diskursforschung*[C].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3b: 145-166.
- [28] Wengeler, M. Die Analyse von Argumentationsmustern als Beitrag zur „transtextuell orientierten Linguistik“ [A]. In: H. Kämper & I. H. Warnke (eds.). *Diskurs-interdisziplinär. Zugänge, Gegenstände, Perspektiven*[C].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15: 47-62.
- [29] Widdowson, H. G.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view [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95, 4(3): 157-172.
- [30] Wrana, D., Ziem, A., Reisigl, M., Nonhoff, M. & Angermüller, J. (eds.). *Diskurs Netz. Wörterbuch der interdisziplinären Diskursforschung* [Z]. Berlin: Suhrkamp, 2014.
- [31] 安德鲁·埃德加著. 杨礼银, 朱松峰译. 哈贝马斯: 关键概念[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32] 韩红. 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深层解读[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33] 黄兴涛. “话语”分析与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J]. *历史研究*, 2007(2): 149-163.
- [34] 焦宝乾. 论题学及其思维探究[J]. *法学论坛*, 2010(3):40-44.
- [35] 李彬. 话语分析在德语语言学领域的接受与发展[J]. *外国语文研究*, 2013(2): 53-61.
- [36] 李彬. 福柯话语理论关照下的德语话语语言学的源起与发展[J]. *德语人文研究*, 2014(2): 16-22.
- [37] 刘立华. 批判话语分析概览[J]. *外语学刊*, 2008(3): 102-109.
- [38] 米歇尔·福柯著. 谢强, 马月译. 知识考古学 (第2版)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39] 施旭. 什么是话语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7.
- [40] 舒国滢. 亚里士多德论题学之考辨[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3(2): 5-40.
- [41] 武宏志, 张海燕. 论式: 修辞学、辩证法和逻辑学的关系归结[J].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5): 114-123.
- [42] 谢立中. 走向多元话语分析: 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43] 辛斌, 高小丽. 批判话语分析: 目标、方法与动态[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4): 1-5.
- [44] 亚里士多德著. 吕穆迪译述. 分析学前编: 论证法之分析[M].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 [45] 杨雪燕.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话语分析[J]. *外语教学*, 2012(2): 31-36.
- [46] 赵芃. 学雷锋活动中的修辞——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论辩策略研究[J]. *当代修辞学*, 2015(4): 41-46.
- [47] 赵芃. “学雷锋活动”历史变迁的话语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7.
- [48] 赵万里, 穆滢潭. 福柯与知识社会学的话语分析转向[J]. *天津社会科学*, 2012(5): 62-68.

Topo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Abstract: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topos analysis has increasingly gained attention, while it has been used mainly in the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It focuses on argumentation strategies of specific social groups in a specific period for a specific discourse topic. By means of quantifying argumentation patterns, it investigates implicit social collective knowledge and thought patterns as well as their changes. Abstaining from pre-analytical assumption of social power structures, it differs 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As a method of linguistic discourse analysis, it uses Foucaul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merely in a selective manner, draws instead on Habermas' concept of discourse as rule based communication, inherits key elements of historical semantics as established by Busse, Teubert and Hermanns, and thereby constitutes its own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analytical method. Based on an expla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topos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the analytical method of topos analysis and specifies its empirical application by introducing a representative study.

Keywords: topos; topos analysis; thought patterns; collective knowledge; discourse studies